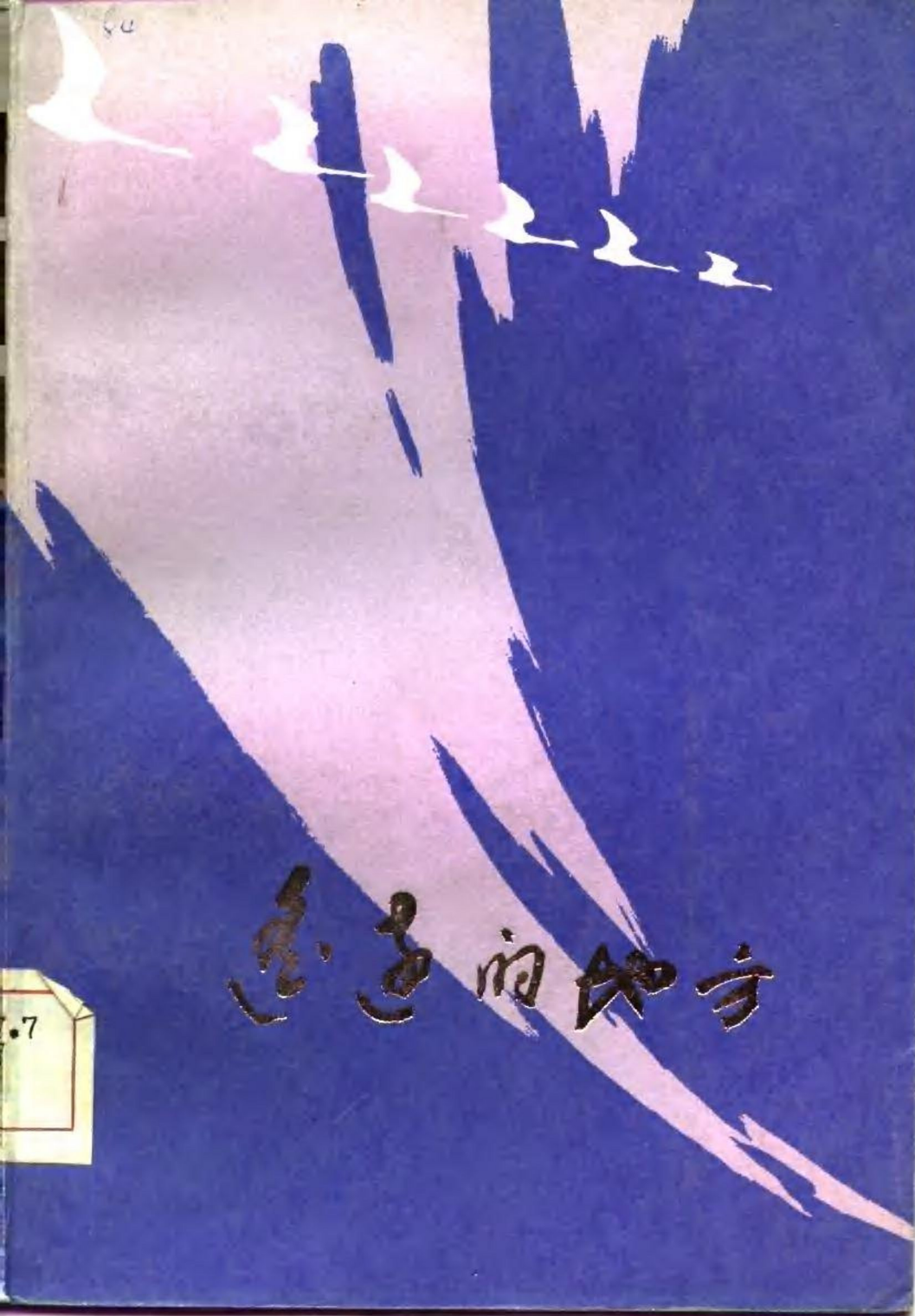




I247.7
1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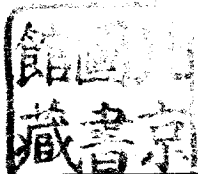
远逝的地方

1979—1983

青海短篇小说选
青海民族学院汉语文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B 234839



遥远的地方

青海民族学编
院汉语文系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83,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00

统一书号: 10097·427

定价: 1.80元

高原上盛开的花朵

——《遥远的地方》序

唐 犖

青藏高原我始终没有机会去过，只觉得那里是相当遥远的边陲地区。青少年时代，读唐人的边塞诗，对诗人笔下描绘的壮伟的塞外景象，既感到陌生，又觉得有一种奇异的、甚至神秘的魅力。“大漠风尘日色昏”，把你带入苍茫雄浑的氛围中；“青海长云暗雪山”，则又让你进入险峻幽远的境界。而与这种瑰异印象夹杂交错而来的，还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的肃杀景象，这就不免给人以戈壁朔漠空旷苍凉、孤寂萧条的味道了。

最近、承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的好意，使我有机会读了一批当代青海作者写的反映高原风光的短篇小说，给了我迥然有异的强烈印象，我想这是自然的。唐诗中所歌吟的种种，是当年古人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们有时慷慨昂扬，有时沉吟低回。虽说这都是发自肺腑、真切感人的诗作，但毕竟只是那个历史时期边塞生活的艺术写照。如今，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历史浮沉兴替，生活已经历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再用古人边塞诗的描绘去想

象今天的高原生活，那当然就会变得很可笑了。

读过这批出自青海作者之手的小说以后，我仿佛进入了一个虽然并不熟悉，却仍然觉得十分亲切的塞外天地，不管是在幽深险恶的士达赫峡谷，巉岩陡峭的朋嘎尔山岭，还是在辽阔无垠的库赛尔草原，绿云团团的祁连山林区，这里遇见的人和事，他们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命运，斑斓多姿的习俗民情，豪爽不羁的鲜明性格，纯净天真的美好品质，和从内心中涌出的欢乐和忧伤，都是我们所能理解，并且能引起我们的共鸣的。我虽尚无缘一游青藏高原，却从这些作品中，深切感到：这里同样是祖国的一片神奇美丽的热土，这里聚居着的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兄弟，他们与我们同样经历了历史的变化，时代的波涛，生活的风雨。因此，我们的心能够息息相通，而这些作品就正是一座沟通感情、交流思绪的桥梁。

就我读到的这些为数不多的短篇看，可以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建国后不同时期的高原生活，大体上也不难看出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激起的一些矛盾和变化。这里有满怀激情迎接新生活的悲喜剧，有不同思想境界引起的性格冲突，有值得引为教训的深深创痛，也有发人深思的现象和不正之风。在这幅组合起来还远非完全的现实主义图画中，我们依然多少可以窥见在高原上生活的人们的实际状况，一些历史性变化，以及丰富而复杂的精神面貌。我想，这就将使更多的人得以更多地了解身处边陲、年年月月勤奋不息的人民。

《爱的复活》描写的大约是解放初期藏族地区的生活。头人一句话，就判定一个年轻姑娘得了麻疯病，而被冷酷地放逐到人迹罕见，鸟兽出没的年宝耶什寨大山上去。她和猎手桑泰尔的奇特而又令人心酸的爱情，似乎是无望的，但猎手桑泰尔把希望寄托在可信赖的工作团医生身上。他的希望没有落空，工作团的医生

否定了头人专断的结论，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复活了。其实复活的不仅仅是爱情，也是人们应有的尊严。正是当年兄弟民族对于革命组织怀有这样一种热忱的、鱼水相亲的感情，才又有了《心曲》这样具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故事，也才会有嘉洛这样的藏族兄弟，多少年含辛茹苦、一往情深地把刚满周岁的汉族女孩带在身边，小心翼翼、不畏艰难地把她养大成人。因为他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见女孩的妈妈——一个革命女干部，是如何为了藏族人民的解放，而离开了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英勇无畏地倒在血泊里。一种崇高的敬仰产生了崇高的感情，作品对这样的感情的讴歌是令人动心的。这些作品，都是从建国初期的动人往事中，汲取、提炼了素材。这样的往事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在当年那些令人激动的翻天覆地的岁月里，各兄弟民族共同迎接新的生活，共同砸碎旧的镣铐，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而斗争，也在共同建立新生活的伟大变革中，形成血肉般的、甚至是生死与共的感情，这是永远值得珍惜和宝贵的。如果说，在多年的动乱下，这种感情的纽带，由于种种因素而松散了，甚至被破坏了，那么今天，我们不是更应该从这些动人的往事中，吸取应有的教益，并且为恢复这种感情的纽带而努力做更多的工作么？

在《齐毛太》、《摆歪》、《放生》、《啊啊，阿妈……》这些短篇中，我们看到了“左”倾思潮和十年动乱给高原人民生活造成的痛苦，不幸的灾难，以及直到现在也仍然有待清除的遗毒。这些作品的作者，用积极的态度，既沉痛地揭示了生活中存在着的矛盾和弊端，勇敢地提出问题，针砭时弊，以促人思考，认真总结教训；又透过不幸和苦难、伤痕与血泪，力求发掘高原人民质朴、善良、正直的品格，表现了作者们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象齐毛太这个形容憔悴、瘦弱衰老的藏族老

人，在人妖颠倒的岁月中，无辜地受尽了折磨，但是无论在苦难中，还是在平反后，他拥有的一颗善良宽厚的心，始终熠熠发光；在《摆歪》中，从青海民间古老的“摆歪”的习俗中，正直的群众通过“摆歪”，尖锐辛辣地指控了小山庄基层干部的霸道蛮横和极端自私的可耻作风，有力地鞭斥了欺压人民的歪风邪气。而在《放生》这个短篇中，则通过猎人卡布龙的痛苦悔恨的内心活动，描绘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以所谓大抓粮食，扩大耕地面积为口号，大规模毁灭森林后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当年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林区，如今“就象拔去蓝马鸡身上色彩斑斓的羽毛，露出满是鸡皮疙瘩的皮肉”，而那些珍贵的野生动物也几乎被捕获一空。直到如今，这个出色的猎手，决心亲手为自己捕获的珍禽异兽“放生”。在这个不平常而又果断的行动中，我们看见了一个用痛苦换来的觉醒的灵魂，就象一首诗中所说的：

“我要自己动手，洗净我充满悔恨的创伤。”当然，毁林悲剧的责任决不在他这个小小的猎手身上，但是他的悔恨却是真切感人的。事小而旨深。插曲般的故事里，蕴涵的却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的沉痛教训！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个历史性的新时期开始了。新的希望、新的吉祥同样在辽阔的高原上兴起。从这些短篇中，也令人欢喜地看到了这种意味深远的变化。生活在高原上的作者们，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觉感受到了这一切，并把它化为自己的艺术构思。《朋嘎尔牧歌》里的十九岁的青梅卓玛，不是一口气就包放了一千只绵羊么，勤劳快乐、热爱羊群的青梅卓玛，用歌声与汗水赢来的，不仅是绣球般的大绵羊，也赢来了赞叹、尊敬和小伙子秘密的爱情。草原上抒情诗般的生活，使作品洋溢着明朗欢快的旋律。在《火狐》中，我们结识了两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一个是英俊漂亮得如雕塑“大卫”般的州摔跤冠军阿赛，一

个是身躯粗笨、睡眠朦胧的赫尔。在他们的戏剧性的“实力较量”中，这位冠军领略到了真正的对手赫尔——这位有名的摔跤手的强有力的份量。然而真正的力量不仅在于摔跤，当小伙子阿赛在自负、傲慢的错误情绪支配下，终于独自赶羊而陷入险恶幽深的士达赫峡谷时，正是这位貌不惊人、内心机警沉着、性格幽默豁达的赫尔，勇敢无畏地把阿赛从险境中解救了出来。这个胸怀宽广而又智慧老练的牧民形象，顿然使那个徒具外表、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阿赛黯然逊色了。作者以寓哲理于性格冲突中的手法，使人们理解了正是赫尔这样的胸襟与境界，才是激流中的真正冠军，生活中坚实有力的强者。而《更登老汉选马》这一篇，从获得超产奖的更登老汉认准并选定生产队长罗布藏的坐骑——生产队最好的马写起，对队长亲口宣布的决定来了一番考验，以此推动队干部树立言必信、行必果的好作风。因为老汉相信：“头雁翅膀硬了，群雁就会飞得整齐”，只有队长说话算话了，社员们才会相信“谁工作得好，谁就能骑上最好的马”的诺言，才能进一步调动起社员更大的劳动积极性。作品写的只是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矛盾，不离奇也不曲折，但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却是新时期高原牧民开朗的精神面貌，牧区日益恢复的健康风气和不断前进着的时代足音。

总括起来看，这些短篇中，有不少作品富有浪漫主义因素和传奇色彩，同时具有高原地区兄弟民族风貌的抒情特色。在作者笔下，不论是阳光明亮、蓝天深邃、空气洁净、格桑花盛开的草原，还是绝壁陡立、山风呼啸、散发着苦艾和野薄荷气味的幽谷，都呈现出高原大自然的独特之美。而一声枪响就能造成雪崩的奇景，学一声“头羊”的叫声，就可指挥成千只羊的趣事，更为高原生活涂抹上了别具风采的情趣，这是只有相当熟悉青藏高原风貌的作者，才能描摹得这样真切传神的。在这独特的大自然环境中，

最吸引我们的，当然是具有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人物。象《爱的复活》中那个面色如铁、高鼻大嘴、五大三粗的猎人桑泰尔，他的奇异的爱情，他的憨直单纯、爱憎如火的强烈性格，就刻画得相当鲜明突出；象《火狐》中那两个性格分明而强悍的牧人，作者通过曲折有致的戏剧性情节，层次分明地揭示出他们两种不同的境界和冲突，既出人意外，又合情合理，写得生气勃勃，令人难忘；象《更登老汉选马》中的更登老汉的热情倔强，却又心胸宽广，深谋远虑，也给我们留下生动的印象。而全篇笔墨的简练集中，更是足可称道的。在语言运用方面，有的作者十分善于采撷兄弟民族口语中那种含有诗意的比拟和带着隐喻的幽默感，也能较好地显现出兄弟民族的心理结构和传统文化、传统民俗的影响，这就更有助于传达出高原生活特有的色彩和韵味。这些显示作者具有深厚生活积累与艺术功底的成就，是令人欣喜的。

当然，这些作品的成就不一，瑕瑜互见。如果要挑剔的话，我想，有的作者可能过份为故事的传奇性所吸引，不免急于铺陈故事的起伏曲折，却往往忽略了对于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与开掘，忽略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性格的把握。一个性格丰满的人物，正是错综交织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焦点，对人物性格的开掘与深化，其实也就是对主题的开掘与深化。仅仅停留于传奇情节的表层，尽管故事本身也包含有某种社会意义，但由于不能透过人物传奇性命运的变化，充分揭示出性格的心理面貌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往往也就不能揭示出冲突内在的社会根源；而削弱了作品的深度与感染力。比如《啊啊，阿妈……》中的曲美央珍的悲剧，故事相当曲折，然而，曲美央珍和格拉桑姆的性格对于我们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格拉桑姆的变心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什么心理状态下产生的，曲美央珍面临这样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变故前，内心又掀起了什么样的情感波涛，我们都概不了

然，因此，曲美央珍的突然的死，也难于引起我们情感上的震撼，难于揭示出这场悲剧的深刻内容，这是令人惋惜的。此外，象《心曲》中嘉洛的性格的开掘也嫌不足，而他辛苦带大的依姆格里竟死于极其意外的偶然中，虽然生活里并非绝无可能，但就艺术构思而言，这样的结局只能使人觉得意外。既没有提供性格发展的必然内容，也不能深化主题的思想内涵，只给人一种草草收场的感觉；这就很难收到应有的艺术效果了。我想，这可能还是和作者对人物缺乏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有关。

除此以外，在人物描写上的艺术分寸感似也应有所研究。托尔斯泰曾以为，没有分寸感就不可能有艺术。所谓艺术上的分寸，就是指艺术上的准确，不堆砌多余的描写，不赘写不必要的话，这样才能给人以凸出明晰的画面和形象。举例来说，齐毛太这位藏族老人，因为受尽折磨而变得外形粗野、内心却单纯宽厚，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什么必要用这样的描写呢：“那张连一颗牙齿都看不见的老鼠洞似的嘴，活象吃了刚出锅的烫洋芋一般抽动不已”，“他呼出一股股带着鼻烟味的呛人的口臭，更使我难以忍受”，类似这种过分强调丑陋的描写，实际上是失去了艺术分寸感而导致美丑界限的丧失，显然有损于人物形象；同时作品中特意渲染“我”的独身，对藏族老人的女儿抱着想入非非的感受，更使作品掺杂了某种庸俗的情趣，降低了作品的格调，也是不足取的。有的作品为了赞美人物，又往往堆砌“闪闪发光”的语言，结果造成作品的绮靡藻饰，失去艺术上必要的单纯与质朴。契阿夫曾认为：“短篇小说的首要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并说：“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艺术上的准确、单纯，总是和观察力的深刻善于掌握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吸取兄弟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语言，本来有助于作品特定的色彩，但也不可过份沉迷与偏好，

也要力求准确和有分寸，因为“语言的准确性，才是优良风格的基础。”（亚里斯多德语）我想这些艺术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以前所未有的强大生机蓬勃兴起，新秀如林，新作如珠，形势之好，令人鼓舞。地处边陲的青海文艺创作，显然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使人无比欣喜的新风貌、新气象。从高原上盛开的文学花朵中采集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本小说集中的有些篇章，或许不免尚有稚拙之处，但却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无限的生机，这是毫无疑义的。青藏高原虽然较为偏远、文化可能较内地闭塞一些，但是，这里有着壮丽而独特的大自然环境，有着质朴淳厚的人民，有着瑰丽多姿的生活，有着别具异采的习俗民情，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历史风涛的激荡变化，在这里或许较之内地某些地区更为巨大，更加深刻，更有独特性。“入之愈深，其见愈奇。”我相信生活在这块神奇美好土地上的作者们，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纵观历史的来龙去脉，细察人事的哀乐悲欢，努力从复杂的世态变化中探求时代规律，从丰富的精神领域里概括人生真谛，那么，我相信，在这浩瀚辽阔的高原上，一定会出现更有份量的力作，盛开有如雪莲般的奇葩，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做出更重大的贡献！

1983.4.2

目 录

高原上盛开的花朵

——《遥远的地方》序·····	唐 犂 (1)
春雪·····	余易木 (1)
更登老汉选马·····	陈士濂 (25)
放生·····	(蒙古族) 察森敖拉 (33)
齐毛太·····	(藏族) 多杰才旦 (42)
火狐·····	王文泸 (68)
啊啊, 阿妈·····	郭玉道 (81)
淡蓝色的雪光·····	邵兰生 (100)
牧羊女儿行·····	秋 元 (121)
朋嘎尔牧歌·····	王云南 (139)
情满天河·····	钱佩衡向近秀 (149)
睡·····	程 枫 (167)
足迹·····	刘 水 (169)
追求·····	王泽群 (172)
琴心·····	高 澍 (174)
不·····	冯君莉 (193)
风雨新婚夜·····	李 振 (203)
金首饰·····	(回族) 朱刚 (216)

赶马车的小伙子.....	轩锡明 (223)
这事很自然.....	杨志鹏 (236)
摆歪.....	滕晓天 (248)
娜茵索.....	马克刚 (260)
大墙两边人家.....	王贵如 (271)
心曲.....	王青槐 (284)
难忘的早餐.....	金光中 (300)
爱的复活.....	刘文琦 (317)
编后记.....	青海民族学院汉语文系 (335)

春 雪

余 易 木

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

——雪莱

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不期而遇的邂逅。

只是当场内灯光重亮、观众离席而起的时候，我才恍然发现：电影开映后，前排一位摸黑进来的观众就是她。我们都愣住了。良久，我才伸出手去。我很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哽塞在喉咙里，只不过动了动嘴唇。

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大华电影院。

天已经黑了。

由于温度的突变抑或其他什么原因，我忽然打起了寒颤，牙齿不由自主地碰得嗒嗒地响。我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才勉强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在她面前这样发抖，是可笑的。

天真冷。冷得出奇。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冬天似乎没有这么冷。

今年春天，北京的气候怪极了。前几天，特别暖和，人们都换上了春装，路旁的树木也都已抽芽。这几天，气温骤然下降，

仿佛又回到了冬天。气象预报说，今天有中雪。我抬头仰望天空，黑魆魆的云层几乎就压在屋顶上。看样子，这场雪恐怕难免的了。

我们习惯地穿过马路，拐进金鱼胡同。

象以往一样，她走在我的右边。她戴着头巾，低着头，一声也不响。在路灯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脸。我只感到，她侧影的轮廓依旧那么清秀。呵，简直难以相信，相隔五年，我们又见面了，而且那么突然，那么意外。

意外吗？不尽然。五年来，我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时刻。在我的幻想中，这应该是一个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式的场面。事实上，这幕期待中的悲剧，我在幻梦中早已经历了何止千百次。可是，现在，她——这个我如此深深地热爱过的无情的人，就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却那么沉静。既没有撕心欲裂的怨恨，也没有狂暴盛怒的激动。

记得六〇年秋天，老孙来西宁我们单位出差。他有意或无意地谈起她在反右倾斗争中栽了跟头，一个小伙子也跟她分道扬镳了。当时，我感到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然而，夜晚，我躺在床上，却莫名其妙地悄悄地哭了。

此刻，回忆起来，我倒好象有点儿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怎样，也许直至今天，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她更多的却依然是温情……

“呜——呜——”一阵喇叭的鸣叫声传入耳膜，接着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口。我赶紧躲开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原来，我们已到了王府井。

“到和平餐厅去吃点儿东西好吗？”她低声问。

“好。”我随口同意了。

话刚脱口，我就后悔了。为什么要到和平餐厅去？为了怀

旧？噢，谢天谢地，我可没有这样的兴致！换一个地方岂不更好？天知道我怎么会同意的！可是，再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既然她满不在乎，我又何必忌讳？和平餐厅就和平餐厅！旧地重游也无妨……

“我们上楼吧？”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刚走到楼梯中央，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每次迎接我们的都是《蓝色的多瑙河》的轻快优美的旋律。“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简直怀疑，在我这一生中，还曾经有过春光明媚的日子……

我环顾四周，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切的一切，跟我五年前最后一次和她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要不是大河的水淹没了蓝色的多瑙河，我真会以为那逝去了的春天又重现了呢！

幸而天气恶劣，楼下顾客不多，楼上更少。宽敞的餐厅显得有些空旷。我们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对座，脱掉外衣，刚一坐定，服务员就送来了菜单。

我要了两客份菜。

“两客九元，粮票四两。”服务员娴熟地说。

不巧，上衣口袋里的钱不够。我正要伸手到衬衫口袋里去拿，她已抢先会钞了。

我做了个遗憾的手势。

“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呢？”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注视着我说：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

“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哪儿的话——老了，头发都开始秃了。”

“不，你变化不大。”她固执地说，“至少，没有我变化大。你看，我老了吧？”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的确，她老了不少。她瘦了，脸部圆润的线条变得严峻了，明亮的双眸已失去原有的光辉，开始黯淡了，甚至连眼角都出现了细细的皱纹……

“我们都老了。”我斟酌着说，很难抑制某种淡淡的凄凉的感觉。

“也许，这么说也对。”她若有所思地说，“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五年了。”

是的，五年了。五年前，我们都是年轻的；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老了。五年前，五七年的春天，四月间的一个下午，她就象现在一样，双手托住下颌，坐在我的对面。窗外是灿烂的阳光，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她瞅着我，她在笑——她的眼睛在笑……

“哎，我问你，”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假如我这次下厂，不小心，把手脚砸坏了，成了残废，你怎么办呐？”

“明天就要出差了，别讲这些不吉利的话！”我嘀咕道。

“没有关系！我才不迷信呢！我不怕，我就是要讲。你快说，你打算怎么办？呶，快说呀……”

“不可能的！”

“这不一定。冷加工处的小马不就是把手臂折断了？参加老厂技术改造，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所以我一再嘱咐你要小心一些。”

“可是，万一？万一出了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她追问道。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反问了一句。